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七種

王雲五主編

周子全書

(中)

周敦頤撰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周子全書

(中)

周敦頤撰

國學基本叢書

周子全書卷九

進呈本通書三

禮樂第十三 此篇言禮樂相須之道
即圖陰陽之意也。

禮理也。樂和也。

〔朱註〕禮、陰也。故理焉。樂、陽也。故和焉。

陰陽理而後和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。兄兄弟弟。夫夫婦婦。萬物各得其理。然後和。故禮先而樂後。

〔朱註〕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。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。亦此理也。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爲和樂。鮮不流於慢者。合而言之。則陰陽各得其理。而後二氣和也。人倫之間。各盡其道。各安其分。無不理且和焉。天高地下。萬物散殊。而無不各得其理。然後流而不息。合同而化而無不和也。以其先理

而後和。所以不曰樂禮而曰禮樂云。

〔集說〕孫氏奇逢曰。五倫各得其理。則萬事萬化皆順矣。此之謂禮樂。程子謂敬則自然和樂。便見先後。○竇氏克勤曰。物物各有一太極。況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乎。循此則順其序而和。反此則逆其施而戾。萬物各得其理。然後和。此禮樂之微言也。

朱子語類附見

禮樂必相須。然所謂樂者，亦不過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。非是著意放開一路欲其和樂也。然欲胸中無事，非敬不能。故程子曰：敬則自然和樂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。此可見也。

問：周子禮樂說如何？曰：也須先是嚴敬。方有和。若直是盡得敬，不會不和。如臣子入朝，自然極其恭敬，也自和。這不待勉強如此，只是他情願如此，便自和。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兄弟弟弟，夫婦朋友各得其位，這自然和。若君失其所以爲君，臣失其所以爲臣，這如何會和？如諸君在此坐，都恁地收斂，這便是和。若退去自放肆，或乖爭，便是不和。此章說得最好。

問：禮之用和爲貴，解者多以和爲樂。某思以和爲樂，恐未穩。須於禮中自求所謂和，乃可。因問之長上，或設喻曰：所謂禮者，猶天尊地卑而乾坤定，卑高以陳而貴賤位，截然甚嚴也。及其用，則天道下濟而光明，地道卑而上行，此豈非和平？亦恐只是影說。畢竟禮中之和不可見，如曲禮條目甚詳，不知何者爲和？曰：和固不可便指爲樂。然乃樂之所由生，所設喻亦甚當。如曲禮之目，皆禮也。然皆理義之所宜，人情之所安，行之而上下親疎各得其所，豈非和平？又曰：無禮之節，則無樂之和，惟有節而後有和也。

務實第十四

此篇言學當務實，即前篇所謂誠也。不誠無物，僞焉而已。

實勝，善也。名勝，恥也。故君子進德脩業，孳孳不息，務實勝也。德業有未著，則恐恐然畏人知，遠恥也。小人則僞而已。故君子曰休，小人曰憂。

【朱註】實脩而無名勝之恥。故休名勝而無實脩之善。故憂。學者實勝於名。則善矣。若名勝於實。則可恥之甚。故君子之學。進己之德。脩己之業。勤勉而不止。所以務實之勝而已。若己之德業有未進。則其心常恐。出有善名聞於人。所以遠恥好也。小人則無進德脩業之實。而有沽名釣譽之偽焉耳。休、美也。書曰。作德心逸日休。作偽心勞日拙。亦此意也。

【集說】孫氏奇逢曰。君子知過情之可恥。即欲不務實不能。○寶氏克勤曰。君子小人之別。在誠偽之間。誠則太極實有諸己。故心廣體胖。而有日休之象。偽則惟求人知。實德則病矣。故日爲憂戚而已。

朱子語類附見

程子曰。學者須是務實。不要近名。有意近名。則爲僞也。大本已失。更學何事。爲名與爲利。清濁雖不同。然其利心則一也。又曰。有實則有名。名實一物也。若夫好名者。則狗名爲虛矣。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。謂無善可稱耳。非狗名也。

愛敬第十五 此篇以善惡兩端。明脩己治人之事。即所謂恕也。

有善不及。

【朱註】設問人或有善。而我不能及。則如之何。

曰不及則學焉。

【朱註】答言當學其善而已。

問曰有不善。

【朱註】問人有不善，則何以處之。

曰：不善，則告之不善，且勸曰：庶幾有改乎？斯爲君子。

【朱註】答言人有不善，則告之以不善，而勸其改，告之者，恐其不知此事之爲不善也；勸之者，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，而爲善也。此君子之用心也。

有善一，不善二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。

【朱註】亦答詞也。言人有善惡之雜，則學其善而勸其惡。

有語曰：斯人有是之不善，非大惡也。則曰：孰無過焉？知其不能改，改則爲君子矣；不改爲惡，惡者天惡之，彼豈無畏耶？烏知其不能改。

【朱註】此亦答言，聞人有過，雖不得見而告勸之，亦當答之以此，冀其或聞而自改也。有心悖理謂之惡，無心失理謂之過。亦當答言人孰無過邪？若能改過，則便是君子，人不待別爲不善，方爲之惡，只如過而不改，是有心，便謂之惡。

故君子悉有衆善，無弗愛且敬焉。

【朱註】善無不學，故悉有其衆善，惡無不勸，故不棄一人於惡，不棄一人於惡，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。且君子非欲使人愛敬而後爲此，亦盡吾當然之道而已，而人之愛敬，不期而至焉。

【集說】桑氏曰：昇曰：此章設爲問答，以見君子樂善之誠也。○孫氏奇逢曰：學其善而勸其不善，只

欲以善善天下。是何等心腸。此謂真愛人真敬人。○竇氏克勤曰。善則學之。欲已完全此太極也。不善則勸之。欲人共完全此太極也。學故悉有衆善。勸故無所不用其愛敬。

動靜第十六

此篇發明動靜至理。通乎造化。其道無窮如此。

動而無靜。靜而無動物也。

【朱註】有形則滯於一偏。物謂萬物。而人在其中也。

動而無動。靜而無靜神也。

【朱註】神則不離於形。而不囿於形矣。故神而莫測。

動而無動。靜而無靜。非不動不靜也。

【朱註】動中有靜。靜中有動。謂不是靜而不動。動而不靜也。

【集說】竇氏克勤曰。非不動不靜也。動靜不可測之謂神也。

物則不通。神妙萬物。

【朱註】結上文。起下意。上所謂神。則妙於萬物之中。而兼無不通。

【集說】竇氏克勤曰。器則可拘。道則無形。惟其神也。所以妙萬物也。

水陰根陽。火陽根陰。

【朱註】水、陰也。以河圖言。而生於一。以太極言。則則本乎陽也。火、陽也。而生於二。以太極言。則則本乎陰也。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。

【集說】寶氏克勤曰。陰陽互根。所以妙也。

五行陰陽。陰陽太極。

【朱註】此卽所謂五行一陰陽。陰陽一太極者。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。

【集說】寶氏克勤曰。合而言之。總一太極也。妙萬物之體。所以立也。

四時運行。萬物終始。

【朱註】此卽所謂五氣順布。四時行焉。無極二五。妙合而凝者。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。

【集說】寶氏克勤曰。分而言之。亦一太極也。妙萬物之用。所以行也。

混兮闢兮。其無窮兮。

【朱註】體本則一。故曰混。用散而殊。故曰闢。一動一靜。其運如循環之無窮。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。此章發明圖意。更宜參考。

【集說】或問周子之語。言合。胡不自萬而一。言開。胡不自一而萬。黃氏榦曰。周子之言造化。至五行處。是一闢隔。自五行而上。屬乎造化。自五行而下。屬乎人物。所以太極說到四時行焉。却說轉從五行

說太極。又從五行之生說各一其性。說出至變化無窮。蓋天地造化。分陰分陽。至五行而止。五行既具。則由是而人物。也有太極。便有陰陽。有陰陽。便有五行。三者初無斷際。至此若不說合。卻恐將作三件物事認了。所以合而謂之妙合。非昔開而今合。莫之合而合也。至於五行既凝。而後有男女。男女既交。而後生萬物。此卻是有次第。故有五行而下。節節開說。然其理氣未嘗有異。則恐未嘗不合也。○桑氏曰。昇曰。此言人自有陰陽。有太極。固不獨在造化間也。○孫氏奇逢曰。動靜陰陽。互爲之根。惟不滯於一物。所以能運行終始乎萬物。可想太極神妙。○竇氏克勤曰。體立而用行。亙古無窮焉。太極無極之旨。悠然可會矣。

朱子語類附見

問動而無靜。靜而無動。物也。靜而無靜。動而無動。神也。所謂物者。人在其中否。朱子曰。人在其中。問所謂神者。是天地之造化否。曰。神者。卽此理也。問物則拘於有形。人則動而有靜。靜而有動。如何卻同萬物而言。曰。人固是靜中動。動中靜。亦謂之物。凡言物者。指形氣有定體而言。然自有一箇變通底在其中。須是知器卽道。道卽器。莫離道而言器可也。凡物皆有此理。且如此竹椅。固是一器。到其適用處。自有箇道在其中。此章動而無靜。靜而無動。物也。此言形而下之器也。形而下者。則不能通。故方其動時。則無了那靜。方其靜時。則無了那動。如水只是水。火只是火。就人言之。語則不默。默則不語。以物言。

之飛則不植。植則不飛。是也。動而無動。靜而無靜。非不動不靜。此言形而上之理也。理則神而莫測。方其動時。未嘗不靜。故曰無動。方其靜時。未嘗不動。故曰無靜。靜中有動。動中有靜。靜而能動。動而能靜。陽中有陰。陰中有陽。錯綜無窮是也。下曰水陰根陽。火陽根陰。水陰火陽。物也。形而下者也。所以根陰根陽。理也。形而上者也。黃榦云。兼兩意言之方備。言理之動靜。則靜中有動。動中有靜。其體也。靜而能動。動而能靜。其用也。言物之動靜。則動者無靜。靜者無動。其體也。動者則不能靜。靜者則不能動。其用也。

問動而無動。靜而無靜。神也。此理如何。曰。此說動而生陽。動極而靜。靜而生陰。靜極復動。此自有箇神在其間。不屬陰。不屬陽。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。且如晝動夜靜。晝固是屬動。然在晝間。神不與之俱動。夜固是屬靜。然在夜間。神不與之俱靜。神又自是神。神卻管得晝夜。晝夜卻管不得那神。蓋神妙萬物。自是超然形器之表。貫動靜而言。其體常如是而已矣。如說水陰根陽。火陽根陰。已是有形象底。是說粗底了。

所謂神者。初不離乎物。如天地。物也。天之收斂。豈專乎動。地之發生。豈專乎靜。此卽神也。四時行焉。萬物終始。若道有箇物時。又無形骸。若道無箇物時。又怎生會恁地。混言太極。闢言爲陰陽五行以後。故末句曰。其無窮兮。言旣闢之後爲陰陽五行以後爲萬物。無窮盡。

也

樂上第十七

此篇論古樂今樂之異用。而治亂由之。

古者聖王制禮法。脩教化。三綱正。九疇敘。百姓太和。萬物咸若。

【朱註】綱。綱上大繩也。三綱者。夫爲妻綱。父爲子綱。君爲臣綱也。古者聖王。謂伏羲神農黃帝舜禹湯文武之聖人而王天下者。心天地之心。道天

地之道。而爲人倫之至。建中和之極。脩明德教化。由是三綱正焉。疇。類也。九疇。見洪範。九疇者。一五行。二五事。三八政。四五紀。五皇極

焉。由是民若順也。由是而物無不和焉。不順焉。此所謂理而後和也。

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。以平天下之情。

【朱註】八音以宣八方之風。見國語。乃者。繼事之詞。樂。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之樂也。言聖王於天下

明庶風。東南方曰清明風。南方曰景風。西南方曰涼風。西方曰闔闔風。西北方曰不周風。北方曰廣莫風。宣所以達其理之分。平所以節其和之流。

故樂聲淡而不傷。和而不淫。入其耳。感其心。莫不淡且和焉。淡則欲心平。和則躁心釋。

【朱註】淡者。理之發。聖王之樂聲。平淡之中。自然而和。故不傷。謂不害於和也。和者。和之爲。聖王之樂聲。和樂之中。自然而正。故不淫。謂不失其正也。先淡後

和。聖王之樂聲。入乎人之耳。感乎人之心。則莫不淡而和也。亦主靜之意也。所發者淡。則私欲之心自平定。所爲者和。則躁急之心自消釋。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。

此所謂淡。蓋以今樂形之。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爾。故希簡而寂寥耳。

優柔平中。德之盛也。天下化中。治之至也。是謂道配天地。古之極也。

【朱註】欲心平。故平中躁心釋。故優柔。則民德之盛可知。溥天之下。皆化於中道。則治道之至也可見。言聖人作樂。功化之盛如此。或云化中當作化成。本易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意也。此言聖人道配天地。而爲古之至極也。

後世禮法不脩。政刑苛紊。縱欲敗度。下民困苦。謂古樂不足聽也。代變新聲。妖淫愁怨。導欲增悲。不能自止。故有賊君棄父。輕生敗倫。不可禁者矣。

【朱註】廢禮敗度。後世則三代之末。及秦漢而下。禮法教化。則不脩明。政事刑法。則又煩亂。上則縱欲以敗度。則下民之困苦。有不聊生者矣。乃言古聖王之樂不足聽。而代變爲新聲之樂。故

其聲不淡而妖淫。政苛民困。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。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。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。惟其聲之妖淫也。故足以導人之欲焉。惟其聲之愁怨也。故足以增人之悲焉。二者使人肆情縱欲。而不能自止。導欲不止。而至於輕生敗倫之不可禁焉。增悲不止。而至於賊君棄父之不可禁焉。

嗚呼。樂者古以平心。今以助欲。古以宣化。今以長怨。

【朱註】古今之異。淡與不淡。和與不和而已。古樂用之。平人之心。而今樂用之。助人之欲而已。古樂用之。宣其化。而今樂用之。長其怨而已。

不復古禮。不變今樂。而欲至治者。遠矣。

【朱註】復古禮。然後可以變今樂。所謂禮而後和也。苟不復古禮。則禮非其禮矣。不變今樂。則樂非其樂矣。無禮樂之化。而欲天下至治者。不其遠哉。

【集說】孫氏奇逢曰。和者。樂之所由生。人心不和。總因此心不淡。嗜欲勝而忿爭起。人而不仁。如禮

何。如樂何。○竇氏克勤曰。禮先而樂後。三綱正。九疇敍。則禮立矣。百姓安得不太和。萬物安得不咸若。

其作樂也。不過宣氣平情而已。聽其聲則淡而不傷。故人心亦淡。淡則欲心平矣。和而不淫。故人心亦

和。和則躁心釋矣。後世新聲迭變。聽其聲惟妖淫愁怨。導欲增悲。卒至賊君棄父。輕生敗倫而已。其爲淡且和之意。蕩然亡矣。若君君臣臣。父父子子。兄兄弟弟。夫夫婦婦。萬物各得其理。安有是乎。故欲復古樂。必先復古禮。而後至治可幾矣。

樂中第十八

此篇論聲音之道與政通。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也。

樂者。本乎政也。政善民安。則天下之心和。故聖人作樂。以宣暢其和心。達於天地。天地之氣。感而大和焉。天地和。則萬物順。故神祇格。鳥獸馴。

【朱註】聖人之樂。既非無因而強作。

聖人所作之樂。本乎聖人所行之政也。聖人爲政以德。德惟善政。政在養民。政善則民無不安。民安則心無不和。故聖人因之而作樂。以宣暢

民之和心。以天下之和心。通達於天地。且人爲天地之心。心和則氣和。此天地之氣。所以感而自然無不和也。天地之氣既和。則萬物自無不順。格。至也。幽足以感神而神祇來格。微足以感物而鳥獸馴致。

而其制

作之妙。又能冀得其聲氣之元。

謂黃鐘一宮定。

故其志氣天人。交相感動。而其效至此。

【集說】孫氏奇逢曰。此是虞廷景象。武猶有慚德焉。故文中子不許房杜以禮樂。○竇氏克勤曰。政善民安。作樂宣和。至於天地感而萬物順信乎。吾之心正。天地之心亦正。吾之氣順。天地之氣亦順。故曰。致中和。天地位焉。萬物育焉。天人無二理。感應自一事也。

朱子語類附見

問通書注云。而其制作之妙。真有以得乎聲氣之元。不知而今尙可尋究否。曰。今所爭。祇是黃鐘一宮

耳。這裏高。則都高。這裏低。則都低。蓋難得其中耳。問胡安定樂何如。曰。亦是一家。

問聲氣之元。朱子曰。律歷家最重這元聲。此一定。向下都定。元聲纔差。向下都差。古人制度。今皆無復存者。只這些道理。人尙說得去。法度卻杜撰不得。且如樂。今皆不可復考。今人只會說得。凡音之生。由人心也。人心之動。物使之然也。到得制度。便說不去。

樂下第十九

此篇言樂之聲淡辭善。有關於風俗如此。

樂聲淡。則聽心平。樂辭善。則歌者慕。故風移而俗易矣。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。

【集說】曹氏端曰。淡則希簡寂寥之聲。而有莊正齋肅之意。樂聲如此。則聽者之心。自然平定。善。典雅簡古之詞。而有深潛醲飫之味。樂詞如此。則歌者之心。自然愛慕。此先王之樂。所以能移易天下之風俗。而使之淳且美矣。若夫後世妖淫之聲。美豔之詞之化民也。効亦如此。但能導欲增悲。而至於輕生敗倫。賊君棄父。則天理滅而人倫息矣。哀哉。○桑氏日昇曰。此結上文兩章之意。言樂之感人最深。在位者宜慎所以感之也。○寶氏克勤曰。樂之感人。其易如此。不聽古樂而聽新聲。欲俗登仁壽。難矣。通三章論樂而觀之。可見人能全乎太極。其心未有不油然而和者。苟至道弗由。酬措乖張矣。是猶陰陽五行之氣。駁雜紛紜。而不得其純。是豈太極之本體哉。

聖學第二十

此篇論學聖。要在此心之一也。

聖可學乎。曰：可。曰：有要乎。曰：有。請問焉。曰：一爲要。一者，無欲也。無欲，則靜虛動直。靜虛，則明。明，則通。動直，則公。公，則溥。明通公溥，庶矣乎。

【朱註】此章之指，最爲要切。然其辭義明白，不煩訓解。學者能潛玩而力行之，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，皆不外乎此心。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。也。一之一字，爲聖賢之要。一卽太極是純，一不雜之謂也。只是純然是箇天理，無一點私欲若無欲，便覺自在。人只爲有欲，此心便千頭萬緒。做事便有始無終，小事尙不能成。况可學聖人邪。靜虛是心之體，動直是心之用。心統虛便明，明則見得道理透徹，故通。通者，明之極也。心統直便公，公則自無物我之間，故溥。溥者，公之極也。明而至於通，則靜而動焉。公而至於溥，則動而靜焉。况明配木仁元，通配火禮亨，公配金義利，溥配水智貞。如此陰陽合德，而聖人其庶矣乎。

【集說】孫氏奇逢曰：一者純一也，非無欲。惡能純一。此二字，千聖底蘊，要莫要於此。○竇氏克勤曰：主靜立人極，太極圖說之大旨也。無欲以學聖，通書之大旨也。其實一而已。無欲，則靜虛動直。靜虛動直，則明通公溥。太極之在我者，庶乎其無失矣。此周子示人以學聖之要也。學者謹之於幾微，獨知之地，察之於善惡未形之間，使此心湛然純一，專向天理而不營情於利欲，久之自有超然獨得處矣。

朱子語類附見

一卽所謂太極。靜虛卽陰靜，動直卽陽動。明通公溥，卽是五行。大抵周子之書纔說起，便都貫串太極許多道理。

周子只說一者無欲也。這話頭高。卒急難湊泊。常人如何使得無欲。故伊川只說箇敬字。教人只就敬

上捱去。庶幾執捉得定。有箇下手處。

問周子云。一爲要。一者無欲也。如何。曰。一者無欲。一便是無欲。人試看無欲之時。心豈不一。又問。比程子主一之謂敬。如何。曰。無欲與敬字一般。此敬字分外分明。要之持敬。頗似費力。不如無欲。撇脫。人只爲有欲。此心便千頭萬緒。此章之言。甚爲切要。

問聖可學乎。一爲要。曰。這是分明的一。不是鶻突底一。問如何是鶻突底一。曰。須是理會得敬落著處。若只塊然守一箇敬字。便不成箇敬。這箇亦只是說箇大概。明通在己也。公溥接物也。須是就靜虛中涵養。始得明通。方能公溥。若便要公溥。定不解得。靜虛明通。精義入神也。動直公溥。利用安身也。

問一是純一。靜虛是此心。如明鑑止水。無一毫私欲。填於其中。故其動也。無非從天理流出。無一毫私欲。撓之。靜虛是體。動直是用。曰。也是如此。靜虛易看。動直難看。靜虛只是伊川云。中有主則虛。虛則邪不能入是也。若物來奪之。則實。實則暗。暗則塞。動直只是其動也。更無所礙。若少有私欲。便礙。便曲。要恁地做。又不要恁地做。便自有窒礙。便不是直。曲則私。私則狹。蒙端

問明通公溥。於四象何所配。曰。只是春夏秋冬模樣。曰。明是配冬否。曰。似是就動處說。曰。便似是元否。曰。是。然這處亦是偶然相合。不是正恁地說。

公明章第二十一。此篇言貴去私以明理。不在用察以滋疑。